

老子「兵道」、「柔道」與《逸周書》「柔武」

《左傳》曰：「國之大事，惟祀與戎。」

史官必定參與此兩大國事，尤其「戎」的兵事。戰爭可以改變一切，可以讓一個龐大的帝國更替或滅亡。老子是有史官經歷的大思想家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，歷記成敗、存亡、禍福，古今之道」自然關注戰爭。」

《逸周書·柔武篇》為周代精神文化最重要的史料，老子必然曾經直接閱讀接觸過，更寄以高度關注。

《老子》其實是一本兵書

研究老子的古今學人，曾經關注於《老子》全書對戰爭的觀念的人，都說老子是兵書者。

春秋時的范蠡，多數人認定是道家，有人說，他將「老子」當作兵書來讀、來用，才終於在「沼」滅吳。

唐憲宗時，王真明確地肯定老子是兵書，甚至說：「《老子》全書，無一章不屬於言兵者。」且以自己的體會與實踐的經驗，對《老子》全八十一章進行注釋與發揮。

北宋的王安石和蘇轍，也都認為《老子》是兵書，且盛讚老子的奇謀良策，他們讚說：「其于用智也，與管仲、孫武何異。」

清初王夫之，亦言《老子》言兵應是「言兵者之祖」，應為「言兵者宗之、師之」。

近代魏源與章太炎等，都認為《老子》一書是講兵事與謀略。他們說：「《老子》其言兵之書乎？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強者莫之能先。吾于斯見兵之形。」又說：「老聃為柱下史，多識掌故，約金版、六韜之旨，著五千言，以為後世陰謀者法。」

首先，老子對軍事、戰爭、兵道，確有高屋建瓴之創見。老子這個人，是反戰、非戰、止戰，主張「柔武」的。

所以他在《老子》第三十一章說：

夫佳兵者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（再優良的武器，或再有紀律的軍隊，人民都厭惡它們，因為兵是不吉祥的東西，所以有道德的人士都反對與厭惡兵事。）

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

（君子在平時生活中，以左邊為高尚的位置，在用兵的時候，則以右邊為大位。可以見得兵器和軍隊是不祥之物。是逆勢的東西。）

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

（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使用武器，絕對以平淡的心理面對，不可以為了滿足私欲，爭強鬥狠。即說是獲得勝利，也是不得已的結果，雖然勝利不值得讚美和歌頌。）

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則不得志於天下矣。

（凡是殺人流血的事情，都不值得稱讚、喜悅。尤其因戰爭勝利而贏得天下，有什麼可以值得驕傲、滿意？因為都違反了天道的好生之德和人道的和平精神。因此凡是喜歡殺人的領導人，都不值得尊敬。）

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居左，上將軍居右，言以喪禮處之。

吉慶的事情是以左邊為高尚的位子，喪葬的禮儀才是以右邊作為上位和大位。在軍隊中，小的軍官可以站在左邊（一般習慣相反），而上將軍却站立在右邊（一般禮儀的下位），這就是在禮儀規範中，傳統規定以喪禮來處理軍事。

殺人之眾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。

（殺人甚多的勝利軍事，不值得喜慶，應該以悲哀的心情哀泣它，所以戰勝應以喪禮來對待它。）

這種非戰、反戰的和平主義的文章，我一讀再讀且深思再三。記著：死去的敵人都是最珍貴的青年生命，他們都有父母、兄弟。

幼讀《古文觀止》裡唐朝李華的〈弔古戰場〉一文時，每每朗讀至以下這一段時，莫不默然：

誰無父母？提攜捧負，畏其不壽。誰無兄弟？如足如手。誰無夫婦？如賓如友。生也何恩，殺之何辜？其存其歿，家莫聞知。

老子這種非戰、反戰、止戰的大愛、大慈悲願的思想，兩千年來深遠地影響了愛好和平的中國人。

老子說：「故抗兵相若，哀兵勝矣。」

此處所說「哀兵」的「哀」，應作「慈愛」的「愛」與「慈」的觀念解釋。不是一般所解釋的「哀兵」悲哀，與逼在死亡邊緣的哀兵必勝之解。

其次，是他以立足於防禦體系下的「後發制人」的戰略原則：在「避戰」下「不得已而為之」的自衛性的防禦反擊。

所以他說：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」不主動出擊。

老子「後發制人」的真正智慧，是由被動轉主動，由柔弱轉剛強，反應在《老子》第三十六章上：

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將欲去之，必固與之。將欲奪之，必固予之。是謂微明。

老子以先退讓而後發制人。退讓和後發制人都不是目的，而是謀略，這就是「柔武」。當年太公望輔佐周文王與武王的戰略。老子完全繼承地反應在他的後發制人的思想體系中。

「張之、強之、與之、予之，是過程」，「歛之、弱之、去之、奪之，才是目標」，通過「過程」到「目標」，就是「柔武」的真精神與大戰略。老子完全掌握了。

老子同時認定，後發制人符合天道的運行規律。依照中國古代軍語，最高層次為「陰陽」，其次為「剛柔」。以解釋兵道上對立的關係。

如「陽屬剛，陰屬柔」。其次則依陰、陽、剛、柔兩面，建立起對立的意涵，例如虛為柔，實為剛（虛實）；奇為柔，正為剛（奇正）；守為柔，攻為剛（攻守）；後為柔，先為剛（先後）；強為剛，弱為柔（強弱）。剛柔用語，原屬中國哲學範疇。先見於《易經》，為「剛柔相推」、「立地之道曰剛曰柔」、「乾剛坤柔」。

最早見於《書經·洪範》之「三德」：一曰正直、二曰剛克、三曰柔克。立為行動的指導綱領。

《列子·黃帝篇》中，也有「天下有常勝之道，有不常勝之道。常勝之道曰柔，不常勝之道曰強」的說法。

《鬻子》則曰：「欲剛，必以柔守之，欲強，必以弱保之；積于柔必剛，積于弱必強。」又曰：「柔勝出于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」

戰略進攻的一方，一般主張「先發制人」，戰略防禦的一方，則主張「後發制人」。「先發制人」屬「以剛克柔」，「後發制人」則為「以柔克剛」。老子認為，「後發制人」符合「道者反之動」的自然運動規律，與萬有事物的發展變化的方向。《老子》三十六章結語時有「微明」兩字，「微明」是以幽致顯的「反」的過程，亦是從被動轉為主動的變化。《韓非子》在〈喻老〉中說：「起事于無形，而大功于天下，是謂微明。」

當然，先發的攻的一方亦可以採取以柔克剛的行動，可以達到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的柔勢作為。

朱熹曾說：

老子之學最忍，它閑時似個虛無卑弱的人，莫教他在緊要處發出來，更教你枝梧不住，如張子房是也。子房習老子之學，如峽關之戰，已與秦將連和了，忽乘其懈擊之。鴻溝之約，與項羽講和了，忽回軍殺之。這個便是他柔弱之發處，可畏！可畏！

此正是老子「後發制人」、「以柔克剛」的戰略思想。

孫子主張「剛柔皆得」，亦即戰略上合用剛柔，已稱「剛柔相濟」。

孫子的兵法師承了《老子》、《逸周書》、《太公六韜》，均以「剛柔相得」或「以柔克剛」。

根據統計，《孫子》十三篇中有十三句是老子原文的變形，有三十二處是《老子》兵道理論的直接解讀。孫子與老子一樣，都盡力強調戰爭的危害與災難。「自古知兵非好戰」，已成古今軍事家之共識。

善戰者不鬥，故曰柔武

「柔武」見《逸周書》「柔武解第二十六」，全文為：

故必以德為本，以義為術，以信為動，以成為心，以決為計，以節為勝。
務在審時，紀綱為序，和均鄉里，以匡辛苦，見寇必戚，靡適無下。
勝國若化，不動金鼓，善戰不鬥，是謂「柔武」。四方無拂，奄有天下。

「德」為自我修養，「義」為對人態度，「信」為行動守諾，「成」是善始慎終，「決」是慎謀能斷，「節」是適可而止。「審時」是不妄動干戈。紀綱是軍紀嚴明，「以匡辛苦」愛惜民力，其核心在「不動金鼓，善戰不鬥」。

正是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也。

勝國若化，不動金鼓，善戰不鬥。故曰柔武。四方無拂，奄有天下。

凡能勝於無形，不動用武力，善之善也的上上戰爭，都是不經過武力。此謂「柔武」。

《逸周書》〈大武解第八〉說：

武有六制，政、攻、侵、伐、搏、戰。善政不攻，善攻不侵，善侵不伐，善伐不搏，善搏不戰。

兵道有六個原則：計謀、攻擊、侵地、列軍、交兵、搏鬥。但是，擅於計謀的不用攻擊，善用攻擊者絕不侵入對方土地。（此即孫子「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」的柔武精神的源頭。）

古代兵家常用「以柔克剛」來表述以弱勝強、以寡勝眾、以少勝多、以防禦挫敗進攻。

「以柔克剛」早見於西周的史錄，《逸周書·柔武篇》就明確地記錄著：「善戰者不鬥，故曰柔武。」

〈柔武篇〉是周武元年一月時，武王蒞位後與周公旦私下檢討文王與太公望未來滅殷紂之大戰略，對太公望「柔武」之陰權思想的記錄。

《逸周書》〈武稱解第六〉：

長勝短，輕勝重，直勝曲，眾勝寡，強勝弱，飽勝飢，肅勝怒，先勝後，疾

勝遲。

（「長勝短」：以我之所長以攻敵之所短。「輕勝重」：四兩可撥千金，輕則所得多，所失則少。）

又說：

兵強勝人，人強勝天，能制其有者，則能制人之有。

此即孫子「剛柔皆得」兵道的源頭。與《老子》三十六章「柔弱勝剛強」，七十八章「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」一樣，老子所建立之柔道與兵道，都策源於太公望「柔武」。從以下老子各章中，不難體會：

- 柔弱勝剛強（三十六章）
- 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（四十章）
- 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（四十二章）
- 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（四十三章）
- 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，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（四十六章）
- 守柔曰強（五十二章，守強者不強，守柔乃強）

老子以「柔」、「下」建立伐謀、伐交的兵道與柔道的原則，如以下之：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。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

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夫兩者各得其所，大者宜為下。（六十一章。老子主張大國應似江海一般，屈居下流，容納百川地善待小國、弱國，自然天下太平。）

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，必作于易，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（六十三章）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泮。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（六十四章）

我有三寶，持而寶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

慈，故能勇；儉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

今舍慈且勇，舍儉且廣，舍後且先，死矣。

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（六十七章）

善為士者，不武；善戰者，不怒；善勝敵者，不與；善用人者，為之下。（六十八章）

（「士」非戰士，乃有智慧的人，處理戰爭決策時，不尚武力處理戰爭，不怒--能心平氣和，冷靜思考。「不與」乃不與對敵者比較實力與兵力。有智慧的領導者，必然是先之、勞之、無倦。）

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。

（不爭之德，是不武、不怒、不與，為之下。用人之力者乃能順人之心與順物之性一樣，如下水流，火上炎，能用萬物的自然之本性。）

用兵者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

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扔無敵，執無兵，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，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（六十九章）

真正懂得兵道者，都「不採主動，寧待於被動，絕不為了爭取一寸之土地而濫殺無辜，寧願退避三舍，以爭取合於道的行動。即《孫子·軍形篇》所說：「立于不敗之地」。

（《孫子·軍形篇》：昔之善戰者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不可勝在己，可勝在敵。故善戰者，能為不可勝，不能使敵之必可勝。故曰：勝可知，而不可為。）

行無行，攘無臂，扔無敵，執無兵。（六十九章）

「行無行」者不需動用軍隊，乃「行無行」不需要行軍。即「善為士者不武」。

「攘無臂」者不需兩軍對壘，短兵相接的肉搏，即「善戰者不怒」。

「扔無敵」者以渙散對方的對抗的意志，即「善勝敵者不與」。

「執無兵」即雙方不必使用兵器與暴力戰爭。

勇于敢則殺，勇于不敢則活，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

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。繹然而善謀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（七十三章）

太公望的「柔武」之道

太公望在岐山以西的軍事基地編練虎賁三千人，甲士四萬五千人，戎車三百乘。尤其被描述為「檀車煌煌，駟駟彭彭」的「駟駟戎平」，在當時，是快速而又具威力以四匹馬組合成的戰車。

（伐紂後，武王封功臣謀士，而師尚父為首封，封太公望於營丘曰齊。）

再依據《史記·齊太公世家》：

呂尚，蓋嘗窮困，年老矣，以漁釣奸周西伯。

西伯將出獵，卜之，曰：獲非龍非鬲，非虎非羆；所獲霸王之輔。

於是周西伯獵，果遇太公於渭之陽，與語大悅，曰：「自吾先君太公曰：當有聖人適周，周以興。子真是邪，吾太公望子久矣。」故號之曰「太公望」，載與俱歸，「立為師」。

或曰：太公博聞，嘗事紂。紂無道去之。遊說諸侯，無所遇，而卒西歸周西伯。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，然要之，為「文武師」。

綜合〈周本紀〉與〈齊太公世家〉所記錄：「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，與呂尚陰謀修德，以傾商政，其事多兵權與奇計，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。」「天下三分，其二歸周者，太公之謀計居多。」武王伐紂「修國政，與天下更始」。師尚父謀居多。

《六韜》兵道第十二（文韜）記載著太公望與周文武兩代的對話，先看武王與太公望：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兵道為何？」

太公曰：「凡兵之道，莫過於一。一者能獨來獨往，黃帝曰：一者階於道，幾於神。用之在於機，顯之在於勢，成之在於君。故聖王號兵為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」

（「不得已」——《老子》二十九章：「將欲天下而取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」三十章：「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。果而不得已。」三十一章：「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」）

再看文王與太公望。《六韜》〈武韜〉發啟第十三：

文王在鄴，召太公，曰：「嗚呼！商王肆虐，罪殺不辜，公尚助于憂民，如何？」（暴虐的商紂，已到了極點，現在已出現了濫殺無辜的百姓，不知道你是如何關懷人民，有什麼做為？）

太公曰：

王其修德，以下賢惠民。以觀天道，天道無殃，不可先倡。人道無災，不可先謀。必見天殃，又見人災，乃可以謀。必見其陽，又見其陰，乃知其心。必見其外，又見其內，乃知其意。必見其疏，又見其親，乃知其情。

（王，應禮賢下士，廣攬人才，修德市恩，普澤人民，等待變化。天，沒有大的災難現象，民怨沒有到達動亂爆發的極點，不可以進行任何行動。一定要等待到天災、人禍連續地發生，才公開表示你的態度。隨時收集與公開傳播紂王的暴行，和他內在失德的原因，才能讓多數人唾棄殷王朝真正的惡劣的本質。一定要看他公開行政的疏失，和比較他內在小圈子少數人的行動，才能驅動人民反對殷王朝、歸向我們。一定要看清楚他跟那些正派的、有清望的人與紂王疏離，和他親近那些少數奸佞的人，才能下手去爭取，去打擊那些多數和少數。）

行其道，道可致也，從其門，門可入也，立其禮，禮可成也，爭其強，強可勝也。

（時機到了，你反對他的正面意見，一定可以得到多數人的認同，你所要走的路，大家會為你打開大門，來歡迎你。你定下的規定和目標，大家一定認為是正確的。到這時候，你自然形成日益強大的力量，沛然無任何力量可以對抗你。）

全勝不鬥，大兵無創，與鬼神通，微哉！微哉！

（最大的勝利，不是通過戰爭暴力，是刀不血刃的。好像有無形神鬼在自然地支持你。奇妙極！奇妙得極！）

與人同病相救，同情相成，同惡相助，同好相趨，故無甲兵而勝，無衝機而攻，無溝壑而守。

（跟天下人相互濟助，相互成全，相同的厭惡，相同地追求目標，到這個時候，不需要動用到武力進行戰爭，成功的勝利在你前面。）

「柔武」的戰略精神是什麼？〈武韜〉發啟說：

大智不智，大謀不謀，大勇不勇，大利不利。利天下者，天下啟之。害天下者，天下閉之。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取天下者，若逐野獸，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。若同舟而濟。濟則皆同其利，敗則皆同其害。然則皆有啟之，無有閉之也。無取于民者，取民者也。無取于國者，取者國也。無取天下者，取天下者也。無取于民者，取民者也。無取于國者，取國者也。無取于天下者，取天下者也。無取于民者，民利之，無取于國者，國利之，無取于天下者，天下利之，故道在不可見，事在不可聞，勝在不可知。微哉，微哉。鷙鳥將擊，卑飛斂翼；猛獸將搏，弭耳伏俯；聖人將動，必有愚色。

（柔勝之道的關鍵，就在常人所見、所聞的常道中，取勝的道理不在強勝、強爭，奧妙就在這常道之中。）

〈龍韜〉軍勢第二十六「上戰無與戰」中，又有以下這一段：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攻伐之道奈何？」

太公曰：「勢因敵眾之動，變生於兩陳之間。奇正發于無窮之源。故至事不語，用兵不言。且事之至者，其言不足聽也，兵之用者，其狀不足見也。倏而往，忽而來，能獨專而不制者，兵也。夫兵者，聞則議，見則圖，知則困，辨則危。故善戰者，不待張軍，善除患者，理于未生。善勝敵者，勝於無形。上戰與無戰。」

什麼是「上戰無與戰」？也就是〈龍韜·軍勢篇〉所說的：

夫先勝者，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。

善戰者，居之不撓，見勝則起，不勝則止。故曰無恐懼，無猶豫。用兵之害，

猶豫最大，三軍之災，莫過狐疑。善戰者，見利不失，遇時不疑。失利後時，反受其殃。

再看〈龍韜〉奇兵第二十七章：

武王問太公曰：「凡用兵之道，大要何如？」

太公曰：「古之善戰者，非能戰於天上，非能戰於地下，其成與敗皆由神勢，得之則昌，失之則亡。」

「故曰不知戰攻之策，不可語敵。不能分移，不可語奇。不通治亂，不可以語變。」

（不能決定戰攻，沒有資格領導對敵作戰。不懂得靈活調度者，沒有資格談出奇制勝。不懂得如何治亂，沒有資格談隨機應變。）

「柔武」兵道的思維框架

《列子》〈黃帝〉說：

天下有常勝之道，有不常勝之道。常勝之道曰柔，不常勝之道曰剛。

「剛柔」正是古典兵道的精髓，亦形成了中華民族強韌的生命力。

「柔武」這個名詞，首見於兩千八百餘年前的《逸周書》。

「柔武」兵道的思維框架，涵蓋了古兵法的「廟算」、「主客」、「虛實」、「奇正」形勢眾多兵道的概念。西周以後，每一代的「兵學」、「兵道」的研發中，都賦予它新的涵義：

一、「守柔」——柔武兵道的核心

陰柔是內向、穩秘、弱小、防禦。

陽剛是外向、開放、強大、進攻。

凡是兵道上處於守勢，處於防禦，為了保存實力，待時而發，就應守柔。

所以，老子才說「守柔曰強」、「不爭而善勝」。守柔對己是蓄銳，對敵是避銳，暫待「不爭」，為了將來「與之爭」。不爭之爭是善爭。

孫子說：「先為不可勝。」。

《管子》〈霸言〉：「視天下之形，知動靜之時，視先后之稱，知禍福之門。強國眾，先舉者危，后舉者利。」

二、后發制人

范蠡：「古今善用兵者，因天地之常，與之俱行。後則用陰，先則用陽。近則用柔，遠則用剛。彼來從我，固守勿與……盡其陽節、盈吾陰節以奪之。」（此即

勾踐臥薪嘗膽、委曲求全終於治吳之道。)

「善戰不鬥，是謂柔武。」(《逸周書》柔武解)

「全勝不鬥，大兵無創。」(《六韜》發啟)

「故善戰者，不待張軍。善除患者，理於未生。善勝敵者，戰于無形。上戰無與戰。」(《六韜》軍勢)

「善為士者不武。善戰者不怒。善勝者不與。」(《老子》六十八章)

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。」(《孫子》謀攻)

《孟子·盡心篇》的啟示

我不是疑古主義者，十六歲時讀《孟子·盡心篇》後，就打開了一扇學習與觀思的心靈窗，深遠地影響我七十年。

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。吾于武成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仁者無敵于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。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

(完全相信先聖的經書，還不如不讀經書也罷。我在讀《尚書》中的武成篇〔為古文尚書中所存，今文尚書則佚存〕，朱熹註說：「武成周書篇名。武王伐紂歸而紀事之書也。」)時，不但僅僅選擇中間少數的二、三片竹簡來讀，甚至還有懷疑：既然說「有仁德的人，是天下沒抗衡敵手的人」，而且昔年武王既被稱譽為最有仁德之心的人，以弔民伐罪的仁義之師去征伐最不仁的商紂，怎麼會殺得血流漂杵呢？

有人曰：我善為陣，我善為戰。大罪也。惟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焉。南面而征北狄怨，東面而征西夷怨，曰奚為後我。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車三百兩，虎賁三千人。王曰：無畏，寧爾也，非敵百姓也。若崩厥角稽首。征之為言正也，各欲正己也。焉用戰？

(有人告訴我，「我會指揮佈陣，我會指導戰爭」。我認為這個人是最可惡的罪人。任何一個人有道的國君，一定是一位有愛心和愛人的人，也必定是一位天下沒有敵人的聖王。好像當年的商湯，他領兵到南方平亂，北方的人就會抱怨；到東方去除暴安良，西邊的人就會抱怨。大家都有同一的聲音：「為什麼最後才來救我們呢？」當年武王伐紂，他帶了三百輛用四匹馬並駛的大戰車，三萬名鐵甲戰士，和三千名敢死的特戰勇士。武王告訴殷地人民：「你們不要怕，我是來解放你們的，不是以你們為敵。」當時老百姓跪在泥地上，像柔順的牛羊一般地以角觸地叩頭不已。我知道，「征」這個字，它的意思就是「正」。人民既然高興地歡迎你來討伐不正的人和不正的暴政，請問你還要用什麼戰爭呢？)

《史記·周本紀》的啟示

近十年來，因進修道家思想，我深入地仔細研讀了司馬遷在《史記》的〈周本紀〉與〈齊太公世家〉所記錄的史筆，在字裡行間殊多暗示與貶抑。太公望入周，輔佐文武兩代，根據《史記·齊太公世家》：「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，其事多兵權與奇計，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。」太公所稱之「本謀」，應即為「柔武」。同時，從上述文字來看可以得知，太公望入周的時間應在文王囚于羑里之前。

再以「周西伯昌脫羑里歸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」而言，司馬遷的史筆已揭發文王與太公望之「傾商政」是分工合進，伐紂時間為西元前一二〇七年，也就是距今三二一九年前，文王以德治為陽，太公望以整武為陰，合而為柔武。

一般的記錄，太公在岐山練兵，發展出周之兵道武力。（見《李衛公問對》上卷第十篇：「周之始興，則太公實繕其法，始於岐都。以建井畝；戎車三百輛，虎賁三千人，以立軍制。六步七步，六伐七伐，以教戰法。」）

根據《史記·周本紀》：

公季卒，子昌立，是為西伯。西伯曰文王，遵后稷、公劉之業，則古公、公季之法，篤仁，敬老，慈少，禮下賢者，日中不暇食以待士，士以此多歸之。伯夷、叔齊在孤竹，聞西伯善養老，盍往歸之。太顛、閔天、散宜生、鬻子、辛甲大夫之徒，皆往歸之。

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：「西伯善累德，諸侯皆嚮之，將不利於帝。」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。閔天之徒患之。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、有熊九駟，他奇怪物，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，紂大悅，曰：「此一物足以釋西伯，況其多乎！」乃赦西伯，賜之弓矢斧鉞，使西伯得征伐。曰：「譖西伯者，崇侯虎也。」西伯乃獻洛西之地，以請紂去炮烙之刑。紂許之。

此一段記錄，活龍活現地描寫了紂王貪婪、愚昧的嘴臉，尤其他竟脫口而出地說：「譖西伯者，崇侯虎也。」將告密者出賣於西伯，如此領導人不亡國者幾稀。而且給西伯製造了「獻洛西之地，以請紂去炮烙之刑」的仁德形象的機遇。強烈之對比筆觸，司馬遷實不朽之史筆也。

西伯陰行善，諸侯聞之，曰：「西伯蓋受命之君」。明年，伐犬戎（今陝西寶雞、岐山以西）。明年，伐密須（今甘肅靈臺西）。明年，敗黎國（今山西長治西南）。殷之祖伊聞之，懼，以告帝紂。紂曰：「不有天命乎？是何能為？」明年，伐邶（今河南沁陽西北）。明年，伐崇侯虎。而作豐邑（建豐都於崇侯虎之舊都地〔即今日之周至〕），自岐下而徙都豐。

錢穆《國史大綱》讓我通貫全局

比對前列各節史料，我不僅聯想老子在「兵道」、「柔道」的思想上所呈現的文字，似有所「指」，似有所「感」。畢竟老子出身周史官，「歷記成敗、存亡、禍福、古今之道」，必定在「周史寮」中檢視過文王建國時代的史料。所以老子才會意在言外地說：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。「其事好還」。

因之，我極有興味地遍讀太公望的資料，讀《逸周書》，讀《呂氏春秋》、《竹書紀本》，蒐集殷墟卜辭。但還是要在讀過錢穆先生的《國史大綱》後，才終於撥開迷霧，通貫全局，深感被儒家經典美化聖王「文王」迷障了兩千年。

錢先生在「殷周關係」部分指出：第一，周人滅殷前，兩國間在政治上早已發生關係，並非不相聞問之兩個民族。錢先生說：「據傳說：周王季還曾為殷牧師。其後文丁殺季歷（文王父）。西伯與九候、鄂候又為紂三公，而西伯見囚于羑里，則殷周關係已夙有之。」

第二，錢穆先生明白地指出：「西周的封建，乃是一種侵略性的武裝移民與軍事佔領。與後世統一政府只以封建制為一種政區與政權之分割者絕然不同。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後面，需要一種不斷的武力貫徹。」這應該是文王與太公望的「柔武」體系的分工，「以柔為陽」、「以武為陰」的兩手策略，最後由周公旦予以貫徹。

第三，錢先生又清楚地勾勒出了一張西周王朝建國的藍圖。他說：周人立國，是一個坐西朝東的形勢，因國力的移動，大勢可分成二道。

一道由陝西，出潼關，向河、洛，在東都經營黃河下流。此武王伐殷、周公東征之一線。

一道由陝西出武關（經陝南），向江、漢，經營南陽，南郡一帶，以及淮域。此文王化南國之一線。

錢先生指出史實，魯、燕、齊諸國（在文王時）的始封皆在「成周」之南（而不是後期的山東半島的地區）。他說：「今河南有魯山縣，《詩經·閟宮》：『居常與許，復周公之宇。』許、鄭密邇，亦在河南。『燕』字本作『鄆』今河南有『鄆縣』與召陵密邇，當是召公初封地。『齊』為周之外戚，國語：齊、許，申、呂，『由大姜』。許、申、呂三國皆在河南境，則齊與三國近。或本即是呂，故太公稱呂望、丁公稱呂伋，顧命後封于『齊』。」

「周人第二次封建，齊、魯，伸展東移，其時燕亦移至河北在齊衛之間。鎬京與魯曲阜（西東兩點間），譬如一橢圓之兩極端，洛邑（東都）與宋則是其兩中心。周人從東北、東南張其長臂，抱殷宋於肘掖間，這是西周一個立國形勢，而封建大業於此完成。」

讀了錢穆先生的《國史大綱》後，我才赫然震醒迷障，乃將全盤散落的珠子完全貫穿了起來，彷彿拼圖式地還原了一幅「文王」的建國藍圖，與看清楚了文王姬昌的聖王真面目。